

釋史叢書之六

清代野

上海進步書局印行

清代野記卷中

梁溪坐觀老人編述

京師誌盜五則

京師雖輦轂之下。而盜風最盛。然盜亦有道。茲就所聞見者彙記之。西河沿西頭有一民家。僅寡婦孤女二人。其先亦小負販也。微有蓄積。女將嫁。母罄所有備嫁資。爲賊所偵。一夜踰垣入。將撬門矣。母聞之。呼女曰。外間有響動。莫非爾舅舅又來乎。爾舅舅以爲我有旨蓄。不知我寡婦孤兒之苦也。今旣來。不可使其空過。爾將嫁衣。擲一件與之。免我母子受驚也。女如言。取新衣一襲。裹而擲窗外。曰。請舅舅以之質錢。爲賭本可也。我母子尙乞爾照應。勿迫我是幸。賊不言。持衣去。越日又聞踰垣聲。母復呼女曰。爾舅舅其以我爲魚肉耶。何不諒乃耳。因啜泣。賊在窗外曰。非敢再擾。來還賬也。前日吾等不知冒犯。甚歉然。今物在。是我去矣。言畢而逝。天明視階下一紙。

裏。卽所贈嫁衣。確由質庫出者。外一小紅封。簽書花儀二兩。下不署名。母女得之意。外喜可知也。

南橫街堂子胡同有住屋一所。頗軒敞。且有亭。蟲出簷際。可以遠眺。惟後牆外卽南下窪。居此者時遭鼠竊。遂久無人居。有王姓部曹者。家甚貧。貪其直廉。賃居之。一年夏間。獨坐棚下納涼。夜已深。尙未寢。忽見屋上火光一閃。如火刀擊火石狀。繼而忽聞屋上人語曰。火絨無矣。俯視下有人。以爲必更夫或御者庖人之類。京官宅中。此類之人多與賊通。遂悄聲曰。朋友。賞一火抽袋煙。王卽以紙撚然。遞之。賊見王問曰。爾家主人寢乎。王曰。我卽主人也。賊大驚曰。小人該死。王曰。無傷也。夜深不成寐。得君夜談甚佳。因自述宦况。並所以賃居之故。賊曰。王老爺如此清苦。我輩斷不敢擾。請放心可也。王稱謝。且曰。君知之。君之儕輩未必皆知。設若光顧。無以爲敬。奈何。賊曰。我所居卽去此不遠。凡南路朋友。皆在此一方。我明日見之。當遍告。王又謝曰。無以爲敬。票十千一茶可乎。賊再三讓不敢受。王曰。爲數本微。不過與君發利市耳。賊乃受。道謝而

去。自是王宅雖夜不門閉。亦無竊之者。

王之字似小石。

人皆笑王有賊友焉。

光緒改元。予入都。應順天試。秋闈報罷。遂館于光稷輔侍御家。以待再試。時正季冬。予臥室爲廳事之東廂。一夜忽聞更夫與人語。但聞不白借三字。又聞答以曉得二字。以爲渠與同輩語耳。將黎明。忽聞院中有物墮地聲甚巨。亦不知何物。曉起。主人謂予曰。今日請爾啖賊贓。余問故。主人曰。昨夜有賊屋上過。更夫喝之。賊曰。借道者。更夫曰。不白借。至天明。遂以此物爲借道費耳。視之。玉田鹽肉一肘。重十餘斤。予乃恍然于所聞之語。乃更夫與賊語也。相與大笑。烹其肘。合宅遍享之。

京師有一種力役。名曰搨。

音抗平聲。

肩。凡人家移居。或小家送嫁粧。皆若輩任之。一橫擔

長不過尺餘。擔于肩頸之中。以方桌架其上。桌上陳設各物。皆如故。彼能以一肩之力。絲豪不致撞跌。雖貴重之物。置其上。皆不致遺失。亦北方一絕技也。由此達彼。雖經若干繁盛之區。流棍竊賊之徒。望即却步。匪特不竊。且助其憩息而上下焉。予嘗問其故。肩者曰。此物一上吾肩。若有失。吾輩力豈能償。若輩知竊物必害我。遭官刑。

故不竊。雖放膽置道旁。不懼也。予由南橫街移居青廠。曾用一次。果如所言。此則外省所萬萬不能者。

左文襄初次入覲時。寓善化會館。忽一日黃馬褂被竊。箚中朝珠及冬裘無數。且有銀數百兩。皆無恙。文襄大驚。乞步軍統領緝之。統領曰。此衣既不能衣。又不能質錢。竊之何爲。此必爾曾大言。故若輩顯其手段耳。不必緝捕。自當送還也。不數日文襄出門歸。見榻上置一袱。黃馬褂在焉。文襄舌橋不能下。

賭棍姚四寶

步軍統領。俗呼爲九門提督。緝捕盜賊賭博。是其專責。然京師遍九城皆有賭坊。歲有例規。不肯捉也。所捉者。值得一二貴介子弟。或京外官之富有者。聚博于宅中。則彼宅自有通信之人。于是提督衙門番役出焉。俗呼番役爲大班至半夜圍其前後門。一擁而入。無一人能逃者。纍纍鎖至署。置班房中。聲言明早候堂官蒞署嚴訊。被繫者。乃以賄說大班。盈千累百。各具手條。畫押訖。付大班手。然後大班饗以盛筵。食畢。各歛

歟而歸。天猶未明也。有皖人姚四寶者。名敦布。伯昂總憲猶子。湖南巴陵知縣革職者也。無以爲生。恃賭爲活。無不勝者。一至賭坊。博徒視其所向而隨之。坊主大困。願日奉規例。請勿下注。姚於是月得千金。享用擬貴官。凡京師之雛伶名妓。皆父事之。一日者博于某宅。爲番役掩捕。雜貴介中繫之提署。番役志不在姚也。會諸貴介納賄訖。饗盛饌。姚亦在坐。僞醉而臥。須臾見諸人紛紛提燈出門去。姚僞臥鼾聲起。俄頃一役拍其肩曰。醒醒。可去矣。姚曰。何往。役曰。彼等皆去矣。爾亦可行。姚曰。爾逮捕時。不云明日候堂官訊辦賭棍耶。何爲而釋之也。我乃賭棍。必俟明日候訊。且並爾今夜所得之賄。某某若干。皆陳于官。役曰。爾慎也。耶。姚曰。我不慎也。公事公辦。固應如此也。役恫嚇之。姚大聲曰。爾輩不聞姚四寶名耶。鼠子敢爾。我一俟官長至。卽呼冤耳。役大懼。求勿聲。姚曰。分肥乃可。不得已。分以千金。姚乃挾金歸。出謂人曰。公等爲大班所食。予乃食大班也。由是京師無不知有姚四寶者。光緒初歸里。會沈秉成撫皖。姚往謁。沈乃伯昂總憲小門生也。待以世叔禮。姚携一僕鄉愚也。撫署號房間。

姚字。僕以賊形二字示之。號房曰。無以此爲字者。爾誤也。僕爭執良久。繼而詢姚。乃字賦彤也。皖人傳爲笑談。

吳可讀尸諫

光緒己卯春三月下旬。予在京住潘家河沿。是日天朗晴明。予正午飯。忽見空中有白片紛紛下。亟至庭中視之。六出雪花也。瞬息卽化。炊許始止。不知烈日中何以忽然落雪。甚異之。數日卽聞吳柳堂侍御屍諫事。吳名可讀。甘肅人。由道光庚戌進士。部曹轉御史。以劾成祿言太激。左遷吏部主事。操行清潔。不附權貴。是年穆宗梓宮永遠奉安。吳乞派隨扈行禮。人皆以爲吳貧。冀博此數十金之車馬費耳。不意至薊州。遂密奏穆宗立後事。自盡于所居寺中。摺上。慈禧忽然天良發現。批云。以死建言。孤忠可憫云云。京師同官同年等。爲設祭于文昌館。挽聯無數。惟黃太史貽楫一聯最灑脫云。天意憫孤忠。三月長安忽飛雪。臣心完夙願。五更蕭寺尙吟詩。死時尙有絕命詩七律一首云。回頭六十八年中。往事空談愛與忠。坏土已成黃帝鼎。前星預

視紫微宮。相逢老輩寥寥甚。到處先生好好同。欲識孤臣戀恩所。惠陵風雨薊門東。吳居南橫街。卽以宅爲祠祀之。其尸諫之疏錄左。

吏部稽勳司主事。前任河南道監察御史。臣吳可讀。跪奏爲以一死泣請懿旨。預定大統之歸。以畢今生忠愛事。竊罪臣聞治國不諱亂。安國不忘危。危亂而可諱。可忘。則進苦口於堯舜。爲無疾之呻吟。陳隱患於聖明。爲不祥之舉動。罪臣前因言事忿激。自甘或斬或囚。經王大臣會議奏請。傳臣質訊。乃蒙我先皇帝曲賜矜全。旣免臣於以斬而死。復免臣於以囚而死。又復免臣於以傳訊而觸忌觸怒而死。犯三死而未死。不求生而再生。則今日罪臣未盡之餘年。皆我先皇帝數年前所賜也。乃天崩地坼。忽遭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之變。卽日欽奉兩宮皇太后懿旨。大行皇帝龍馭上賓。未有儲貳。不得已以醇親王之子承繼文宗顯皇帝爲子。入承大統。爲嗣皇帝。俟嗣皇帝生有皇子。卽承繼大行皇帝爲嗣。特諭罪臣涕泣跪誦。反覆思維。竊以爲兩宮皇太后一誤再誤。爲文宗顯皇帝立子。不爲我大行

皇帝立嗣。則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統。乃奉我兩宮皇太后之命。受之於文宗顯皇帝。非受之於我大行皇帝也。而將來大統之承。亦未奉有明文。必歸之承繼之子。卽謂懿旨內既有承繼爲嗣一語。則大統之仍歸繼子。自不待言。罪臣竊以爲未然。自古擁立推戴之際。有臣子所難言。我朝二百餘年。祖宗家法。子以傳子。骨肉之間。萬世應無間然。況醇親王公忠體國。中外翕然。稱爲賢王。觀王當時一奏。令人忠義奮發之氣。勃然而生。言爲心聲。豈能僞爲。罪臣讀之。至於歌哭不能已已。儻王聞臣有此奏。未必不恕臣之妄。而憐臣之愚。必不以臣言爲開離間之端。而我皇上仁孝性成。承我兩宮皇太后授以寶位。將來千秋萬歲時。均能以我兩宮皇太后今日之心爲心。而在庭之忠佞不齊。卽衆論之異同不一。以宋初宰相趙普之賢。猶有首背杜太后之事。以前明大學士王直之爲國家舊人。猶以黃珙請二景帝太子一疏。出於蠻夷。而不出於我輩爲愧。賢者如此。遑問不肖舊人如此。奚責新進名位已定者如此。況在未定。不得已於一誤再誤中。而求一歸而不誤。

之策。惟有仰乞我兩宮皇太后再行明白降一諭旨。將來大統仍歸承繼。大行皇帝嗣子。嗣皇帝雖百斯男。中外及左右臣工。均不得以異言進。正名定分。預絕紛紜。如此則猶是本朝祖宗以來。子以傳子之家法。而我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。卽我兩宮皇太后未有孫而有孫。異日繩繩緝緝。相引於萬代者。皆我兩宮皇太后所自出。而不可移易者也。罪臣所謂一誤再誤而終歸於不誤者此也。彼時罪臣卽以此意擬成一摺。由前察院轉進。呈底奏底俱已就草。伏思罪臣業已降調。不得越職言事。且此何等事。此何等言。出之親臣重臣大臣。則爲深謀遠慮。出之疏臣遠臣小臣。則無干進希名。又思在諸臣中忠直最著者。未必卽以此事爲可緩。言亦無益而置之。故罪臣且留以有待。洎罪臣以查辦廢員內。蒙恩圈出。引見奉旨以主事特用。仍復選授吏部。邇來又已五六年矣。此五六年中。環顧在廷。仍未有念及於此者。今逢我大行皇帝永遠奉安山陵。恐遂漸久漸忘。則罪臣昔日所留以有待者。今則迫不及待矣。仰鼎湖之仙駕。瞻戀九重。望弓劍於橋山。魂依

尺帛。謹以我先皇帝所賜餘年。爲我先皇帝上乞懿旨數行於我兩宮皇太后之前。惟是臨命之身。神志瞋亂。摺中詞意。未克詳明。引用率多遺忘。不及前此未上一摺之一二。繕寫又不能莊正。罪臣本無古人學問。豈能似古人從容。昔有赴死而行不復成步者。人曰子懼乎。曰懼。曰既懼何不歸。曰懼吾私也。死吾公也。罪臣今日亦猶是。鳥之將死其鳴也哀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。罪臣豈敢比曾參之賢。即死其言亦未必善。惟望我兩宮皇太后我皇上憐其哀鳴。勿以爲無病之呻吟。不祥之舉動。則罪臣雖死無憾。宋臣有言。凡事言於未然。誠爲太過。及其已然。則又無所救。言之何益。可使朝廷受未然之言。不可使臣等有無及之悔。今罪臣誠願異日臣言之不驗。使天下後世笑臣愚。不願異日臣言之或驗。使天下後世謂臣明。等杜牧之罪言。雖逾職分。効史遷之尸諫。祇盡愚忠。罪臣尤願我兩宮皇太后我皇上體聖祖世宗之心。調劑寬猛。養忠厚和平之福。任用老成。毋爭外國之所獨爭。爲中華留不盡。毋創祖宗之所未創。爲子孫留有餘。罪臣言畢於斯。願畢於

斯命畢於斯。再罪臣曾任御史。故敢昧死具摺。又以今職不能專達。懇由臣部堂官代爲上進。罪臣前以臣衙門所派隨同行禮司員內。未經派及罪臣。是以罪臣再四面求臣部堂官大學士寶鑒。始添派而來。罪臣之死。爲寶鑒所不及料。想寶鑒並無不應派而誤派之咎。時當盛世。豈容有疑於古來殉葬不情之事。特以我先皇帝龍馭永歸天上。普天同泣。故不禁哀痛迫切。謹以大統所繫。貪陳懷懷。自稱罪臣以聞。謹奏。

眉壽鼎進士

光緒己丑科會試之前。潘文勤公祖蔭。爲同鄉設送場宴。在座惟吳清卿中丞。非應試者。公所邀有江甯許鶴巢中翰。年高而鄉科又早。文名又籍甚官中書門徒甚衆。是日因腹疾辭。席間文勤謂衆曰。我新得一鼎。考其款識。乃魯眉壽鼎也。特刊爲圖。說以就正博雅君子焉。語畢。人各贈一紙。諸人亦不介意。吳清卿携歸置案頭。王同愈見而愛之。乞之去。及試期。文勤得總裁二場詩經題。爲眉壽保魯得圖者。咸大悟。

撤去常解。以鼎話題。榜發中式八人。同宴者七。元和江標亦在其中。王同愈本不與宴。且中亞元得之意外。惟公所最屬意者在許。而許竟以疾不能赴宴。場事畢。公尙爲許惜也。許屢試不第。以內閣中書終。觀王許之得失。可見凡事有定數也。

輓聯彙志

會文正自詡善製輓對。茲錄其膾炙人口者。有門生婦死。公輓之云。親見夫子爲文學侍從之臣。雖死無憾。觀於人言。謂父母昆弟無間。其賢可知。深得老師口吻。又介弟國華陣亡三河。公輓云。歸去來兮。夜月樓臺花萼影。行不得也。楚天聞雨鷓鴣聲。公其時正在鄂治軍也。不著一字。自然沈痛。又某御史輓伶云。生在百花先。萬紫千紅齊俯首。春歸三月暮。人間天上總銷魂。此聯久已傳誦。然以之輓妓。亦無不可。不如李芋仙刺史一聯云。參不透絮果蘭因。結局竟如斯。逝水年華悲夢斷。拋得下舞衫歌扇。逢場今已矣。落花時節送春歸。確切不移。的是才人之筆。栢文僖公薨。因戊午科場事被誅。時有人輓以聯云。其生也榮。其死也哀。雨露雷霆皆主德。臣門如市。

臣心如水。皇天后土鑒愚衷。於無可著筆之中。而落落大方。不著痕迹。可謂得體。

殘忍之果報

同治初。山東有餐館。售生炒驢肉。味極鮮美。其法釘四木椿於地。以驢四足縛于椿。不宰殺也。座上有傳呼曰。或臀或肩。沃以沸湯。生割一塊。熟而薦之。方下箸時。驢猶哀鳴也。館名十里香。極言其香可聞十里也。時長慶爲山東按察使。惡其殘忍。執肆主而殺之。遂絕。又有清江浦寡婦某者。富而不仁。嗜食驢陽。其法使牡與牝交。約於酣暢時。以快刀斷其莖。從牝驢陰中抽出。烹而食之。歲死驢無數。云其味之嫩美。甲於百物。吳清惠公時。爲清河縣令。亦執而置諸法焉。噫。異哉。食品之佳者甚多。何必肆其殘忍之舉。而供一己之口腹。宜乎其不容於世也。

回教之新舊派

嘗見西史新舊教之衝突。幾成莫解之仇。卒之新教近人情。人皆向之。舊教亦不得不漸相混合。豈知回教亦有新舊耶。回教有天經三十部。相傳穆罕默特所著。名曰

甫爾加尼。凡三十卷。六千六百六十六章。隋開皇時。始傳其教入中國。此舊教也。新教有閼煞力毛魯的兩經。言馬聖人爲華人鋸解以死。回民誦至此。則擗踊哭泣。（按此事不見于紀載）甘肅河州有四大門宦之目。他屬所無。四大門宦者。一曰穆扶提。猶蒙古語之巴圖魯也。又名臨洮拱拜。一曰華寺。其中有舊教有新教。新教不薙鬚。令與鬚相埒。舊教則否。一曰白莊。以地得名。一曰胡門。以其始傳教者多髡。因以名其教。此外又有大拱拜。畢家湯拱拜。張門拱拜之屬。大拱拜最古。而胡門之起。不過五十餘年。拱拜者。以祀其始傳教之人。傳教者既有拱拜矣。而其子若孫。因得世其業。核力法者。爲門宦子孫之通稱。一麻目爲寺中之領拜。而_音夾自副。_音字字書所無。俗讀若歌甲切。胡門一名紅門。大清順治五年。涼州回米喇印丁國棟叛。乾隆四十六年。循化新教馬明心蘇四十三。以仇殺舊教。因而作亂。四十八年。其黨伏羲阿渾田五復叛。咸豐同治年間。西寧寧夏馬化龍馬桂元叛。光緒二十一年。循化韓奴力叛。皆不久平定。回教中所謂罕植阿渾者。朝西域之尊稱。阿渾猶言塾師也。

攷乾隆四十六年。有諭旨禁習新教。（以上節采光緒二十三年河州知州楊增新通稟）

平捻冒功

同治六年十月。銘軍追捻賊于懋榆縣。有馬隊營官鄧長安者。其中表潘貴陞。久陷捻中。隸僞魯王任柱部下。月之上旬。逃歸鄧營。自矢刺任柱爲贄而投誠。鄧携之見主帥劉銘傳。劉諭以不必薙髮。如能得手。保二品官。賞三萬銀。十七日下午。銘中軍駐西門外。左右軍駐東南西南兩處。正造飯間。探報賊大隊由東南來。即拔隊迎擊。任柱親率大隊順城根來迎。劉師卽于西門外順城根擊之。當未交綏時。潘見任柱來。馳馬先迎之。任柱曰。爾何以得回。潘曰。有中表爲馬隊營官鄧姓者。保留得不死。又問何以不薙髮。潘曰。我僞對劉帥言。留髮以便出入兩軍間。勸大王降也。任又問劉帥現在何處。潘指從西來白龍長旗者。卽劉帥坐營曰。任卽傳令攻之。潘出不意。奮手槍擊其背。斃焉。遂急馳回陣報劉帥。劉不信。以爲詐。將斬之。潘曰。且緩覘之。任

柱死。其隊必譁亂。若不譁亂。則任未死。大帥殺我未晚也。頃之賊隊果譁囂而退。左右兩軍合擊。大破之。追殺四十里。斬萬餘級。有黃旗馬隊善慶者。舊隸僧王部。王薨。遂隸劉戲下。其時亦順城根迎擊者。爭潘功以爲己功。得上賞。而潘僅得三品官。二萬銀。若據奏報之言。則死任柱者善慶也。非潘貴陞也。同時有僞衛王李永。僞曾王賴文光。皆被官兵擊散。永逃至舊縣。投李世忠。世忠縛獻安徽巡撫。斬之。賴文光逃至揚州。爲華字營統領。記名道吳毓蘭擒斬之。

外人羨我科第

日本服部宇之吉。爲京師大學堂師範館教習。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十二月回國。學部奏請賞給文科進士。奉旨依議。傳言服部自乞之也。猶憶光緒初年。總稅務司赫德二子。仰慕中國科名。納監入籍順天。且延名師攻八股。以期應試。至鄉試年。爲北皿號生羣起而攻之。乃不敢入場。嗚呼。彼時若當國諸大臣能通權變者。爲之奏請。特賜二舉人。一體會試。既不占鄉試皿號中額。又使外人入我彀中。豈不大妙。乃竟